

<<细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细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25227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2522X

出版时间：2003-06-01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曹文轩

页数：27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细米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少年细米生来就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儿，他与表姐红藕两小无猜，一同长大，日子如清水一般自然流淌。

然而，有那么一天，大河上飘来一群巨大的白矾，白矾下飘来了一群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儿。这些从苏州城里来这里插队的女知青，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，而其中的梅纹姑娘以她纯净而温柔的情感与精神力量，使细米这个桀骜不驯的乡野之子步入新的成长历程。

他们初次相见时，彼此就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。

在后来苦难而温馨的岁月中，细米一边在梅纹的引领下走向前方，一边开始暗恋着她的声音、她的举止以及她身上所有的一切，而她在那段孤独无助的时光里，似乎更深刻地陷入了一种对于细米地不可名状地眷恋。

一种非恋情地恋情，在一个到处是河流与芦苇地水乡世界中令人感动地展开着，处处风采飘逸，处处诗意流动。

小说深谙人的情感的微妙，写就了一段天地之间可以与日月同在的情感故事，以优雅的笔调完成了一个少年的心灵雕塑。

安宁的村落、寂静的麦田、旋转的风车、河里的小船、各色的鸽子、雪白的芦花、袅袅的炊烟，与四季优美的乡村风景一道，参加了这个东方少年的现实世界的加冕礼。

## 作者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。

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，后留校任教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，北京大学教授、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。

主要著作有：《忧郁的田园》、《暮色笼罩下的祠堂》、《红葫芦》、《蔷薇谷》、《少年》《大水》、《追随永恒》、《三角地》等。

长篇小说：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草房子》、《红瓦》、《根鸟》等。

主要学术性著作：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》、《面对微妙》、《曹文轩文学论集》、《思维论——对文学的学解释》等。

有作品翻译为英、法、日、韩等文字。

短篇小说集《红葫芦》获《中国时报》一九九四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。

短篇小说《再见了，我的小星星》和长篇小说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草房子》分获中国作协一届、第二届、第四届儿童文学奖。

短篇小说集《红葫芦》、《三角地》和长篇小说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草房子》分别获得1994、1997、1998年度由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、《民生报》、《国语日报》等联合颁发的最佳读物奖。

《草房子》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（1999）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（1999）。

电影《草房子》获第十九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、一九九八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、第四届童牛奖以及影评人奖、第十四届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“金蝴蝶”奖。

《红瓦》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、北京市图书特等奖（1999）。

并获2000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奖。

<<细米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第二章 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第三章 风也吹，雷也打第四章 太阳落进大河我回家第五章 买一根针，买一团线第六章 买根红绳给我姐姐梳小辫第七章 小辫长，小辫短第八章 我家姐姐是花一朵

## &lt;&lt;细米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二章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毛胡子队长说，这些女孩儿新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暂且她们不用下地干活，多歇几天，以后有的是农活，受罪的日子、吃不消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别看现在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，都是个新鲜劲儿，等过了这个劲儿，就该哭天抹泪的了，那地里的活，也是她们这些娇皮嫩肉的女孩儿们干得的吗？

梅纹在细米母子俩的帮助下，早早就收拾出一个简洁、明亮而舒适的房间，一切都已停停当当的。

现在闲着，梅纹就帮细米的妈妈干活。

使稻香渡的老师感到新奇的是，梅纹好像就是校长杜子渐家的，是细米的一个姐姐，只不过这个姐姐长久在外，现在回来了，略有生疏羞涩罢了。

他们一桌四人吃饭，有说有笑，虽然因为口音一时互相还不能完全听懂对方的话，但，这没有太妨碍他们之间的交谈，相反，个别听不懂的词或一个句子，在经过仔细辨析而忽然明白之后，反而成为这家人的一大乐趣。

细米的妈妈除了烧自家的饭，还要帮稻香渡中学的老师烧饭。

吃饭时，都是在一个厨房与餐厅没有隔断的大屋里。

有时饭菜一样，有时不一样。

不一样时，也许就会有一两个老师夹了几筷子他们桌上的菜来到细米家的桌子，将菜放在细米的碗里，然后朝细米家的饭桌上瞧瞧，见了想吃的菜，也往自己碗里夹几筷，尝了尝，说“好吃”。

其他老师听到了这句话，就可能同时走过来夹细米家饭桌上的菜，有时眨眼的工夫，细米家桌上就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了。

梅纹觉得很有趣，笑着。

这时，她的感觉俨然是杜子渐家的人。

梅纹帮着细米的妈妈择菜、洗菜、淘米、烧火、打扫院子，什么活都愿意干。

她知道自己干得不好，但她愿意。

细米的妈妈也愿意带着她干活，她不会的，细米的妈妈就教她。

有时，她把活干错了，比如将干饭烧成了浓稠的稀饭，细米的妈妈就笑，仿佛这是件让她感到十分开心的事。

当细米的妈妈在灶台上忙着，看到被灶膛里的火映红了脸的梅纹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就会停住手中的活，在一旁看着梅纹。

这时，她的神情有点恍惚，思绪仿佛飘荡着。

细米的妈妈还喜欢带着梅纹走出家门，去村里，去镇上。

当她们走在田埂上、河堤上或打谷场上时，都会有人掉过头来默默地望。

细米的妈妈叫梅纹时为“纹纹”，梅纹喊细米的妈妈时为“师

娘”——这是稻香渡中学的老师与学生们的叫法。

这天，妈妈和梅纹坐在院子里的栀子树下剥毛豆，妈妈说，梅纹听，说的全都是关于细米的事。

“这孩子，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。

怀他时，他不显山不露水，这周围的人都没有几个看出来我怀上他了。

到快足月了，我还照样下地干活，身子不觉得有一点沉，心里常纳闷：我到底怀上了没有？肚子里也没有什么大动静。

那年春天，我在蚕豆地里摘蚕豆，才摘了半篮子，就觉得肚子疼，心想，怕是夜里着凉了，就没有往这死孩子身上想，他就急了，在你肚子里拳打脚踢起来，疼得你一身冷汗，连忙往家走，还没走出那片蚕豆地，他就出来了，大白天的我不好意思叫人，怕叫得一堆人来，只好在蚕豆丛里躺下来，他就生在了蚕豆地里……”梅纹不禁小声“哇”了一声，用手不住地轻轻拍打着胸口，神情惊讶而担忧。

妈妈笑了：“没事。

我用手拨开蚕豆苗，就见他又伸胳膊又蹬腿地躺在那儿，像条猫。

## &lt;&lt;细米&gt;&gt;

“后来呢?”“后来,林老师她们几个过来了。

我抱着他,她们就搀着我回了家,什么事也没有。

头三天,这小东西不吵不闹,喝了奶就睡觉。

就是醒来了,也不吵不闹。

他爸说,这孩子是个安静型的,乖巧得很,日后好带。

不曾想过了三天,他就不是他了,整天又哭又闹。

白天还好一些,你抱着他,一个劲地颠呀抖的,他还能静会儿,可到了夜里,你就是抱着他满屋子颠呀抖呀,他也还是哭,闭着眼睛哭,哭不死)不光闹得我们两个吃不消,把林老师她们也闹得不能睡安稳觉,可烦人了。

我对他爸说,就做做名堂吧。

他爸是个读书人,不大相信这些东西。

可闹得他整夜不能睡觉,看看也想不出好办法来,他就一口气写了十几张纸,贴到村头,贴到路边的树上和靠路边的墙 “那纸上写了些什么?” 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个夜啼郎,过路君子念一遍,一觉睡到大天亮” 梅纹觉得这实在有趣,就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“你还别说,过了两天,这小东西不哭了。

晚上一遍奶,一觉睡去,直到天亮。

“细米回来了,但他把书包往院门里一扔,人影在门口一闪,就没有了。

妈妈说:“过些天,你就知道了,这孩子太淘。

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孩子。

六岁上,他拿了把雨伞爬到树上,然后把雨伞撑开往下跳,他以为伞会带着他慢慢往下落呢,结果“噗通”摔在地上,把一只胳膊摔断了。

八岁那年夏天,他和朱金根在地头水塘里捉鱼,水深,捉不到鱼,他就让朱金根回家拿了把铁锹,把通往小河的缺口挖开了,结果把一大片稻田里的水都放干了。

那田里是刚刚上的水,是稻子正要水的时候。

毛胡子队长找到了学校,找到了他爸“三天两日,就有人找上门来。

就这么淘,往死里淘。

没有办法,就只有打,鸡毛掸子都打折好几把了。

“梅纹说:“可不能打他。

“妈妈说:“不打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。

就这么打,他还不长记性呢。

“细米汗淋淋地回来了。

梅纹想想妈妈刚才说的,不禁朝细米笑起来。

细米有点不好意思,转过身去。

这时,他看到了那道栅栏——那道栅栏不知是什么时候,被漆成了白色。

妈妈说:“是你纹纹姐漆的。

你爸学校装修,正好剩下一桶漆来。

“细米觉得这道白栅栏很好看。

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映亮了,菜园里的菜显得更绿,开在栅栏下的五颜六色的花显得色泽更加鲜艳。

他甚至觉得天都因为这道白栅栏而显得更加蓝了。

一道默默无闻的栅栏,经梅纹的两遍白漆,仿佛忽然地有了生命,就这样被人注意起来。

细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,眼睛里就只有这一道白栅栏。

“把书包拿回屋里!”直到妈妈大声说,细米才把目光从那道白栅栏上挪开。

他拿起书包,在一脚踏进门里时,又掉过头来看了一眼白栅栏。

这里,妈妈和梅纹继续剥毛豆。

继续说细米。

剥得快差不多时,妈妈忽然想起什么事来,说“你进屋吧,帮我看着他一点。

## &lt;&lt;细米&gt;&gt;

他八成又拿刀在乱刻了。  
再刻下去，家里就没有一处好地方了。  
他那双手可贱了。

”梅纹就进屋去了。

2 细米果然又在那里刻什么——不是刻桌子，而是在桌子上刻一个木头疙瘩。听到脚步声，他以为是妈妈进来了，立即将它划拉到抽屉里，并顺手拿过一本早预备好了的课本看起来。

梅纹问：“你又在刻什么？”细米听到是梅纹的声音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没有刻什么。”

”“还没有刻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”

”梅纹走到细米跟前，“拿出来让我看看嘛。”

”细米慢慢拉开抽屉，但没有完全拉开，只是拉开一道缝隙，然后将双手伸进去，身体尽量压向桌子，好不让梅纹看见抽屉里有些什么。

他摸索了一会儿，从里面拿出了那个正在被他雕刻的木疙瘩。

这是一个看上去还没有什么形状的木疙瘩，但梅纹仔细看了之后，还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形象：一个小毛驴的面孔。

”“是小毛驴吗？”她问。

”“是三鼻涕家的小毛驴。”

不是毛桥桥家的小毛驴”“还分得这么仔细？”“三鼻涕家的小毛驴才两岁，毛桥桥家的小毛驴都三岁了。”

”“细米真不得了哇”梅纹点着头，心里对眼前这个男孩的那份精细的感觉着实有点惊讶。

细米说：“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三鼻涕家的小毛驴与毛桥桥家的小毛驴全都是两样的。”

”“你就用那样的刀刻的？”梅纹看着桌上的那把刻刀，问。

细米点点头：“削铅笔的刀，一个鸡蛋可以换两把呢。”

”梅纹摇了摇头：“这刀可太差劲了。”

这本来就不是一把雕刻刀。

雕刻刀是专门的。

”细米一点也不懂。

他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雕刻刀。

……

<<细米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